

卷二十五

書名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二十五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子部-類書-17
索書號 C5930500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官制門

官數

唐官六十
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
堂位曰有虞氏

夏官一百
明堂位曰夏官尚書云夏商官
倍則當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

商官二百
明堂位曰商官二百而鄭
云二百四十合依鄭說

周官二千六百四十三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秦制爵
賞功勞

漢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內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外
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兼
諸侯州郡胥吏

後漢內外文武官
都計內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昆陽威侯傅俊建武二年封

新息侯朱浮建武二年封舞陽侯

陵陽侯丁綝建武二年封定陵新安鄉侯

傅丁鴻父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乃封功臣

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也

欲縣子獨求知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勸其子受封必求堯堯之

地今綝能薄功微得卿享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

千戶後從陵陽侯

宣平侯宋弘建武二年壬子封桐邑侯

傳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馬封桐邑侯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官門

官兵士風田賦刑法曆法

法久而必弊天下必然之勢也弊久而必變人主更新之治也昔者聖

人作易論賁帝堯舜之治而乃歸之於通其變使民不倦夫當累聖相

承之日而聖通變之說乃或出於其間是豈所以為繼承之訓哉蓋

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有繼承之規有因仍之弊故守繼承之規者固不

有輕變之心處因仍之弊者則不可無通變之道官之日以冗也兵之

日以衆也士風之日以浮薄也田賦之日以重也刑法或不能以勝人

之情偽也曆法或不能以合乎天象也是皆治道之大綱國體之所重

而人主實維持而運轉之其可坐視其弊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者乎

聖人於易丁寧其說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歎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加官而近臣盛入財為郎而郎選衰置刺史建水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漢之兵京師則有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民年二十則傳于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隸制兵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內增七校外置樓船城門則有兵六郡則有良家子隴西北地則有戍卒而調發之數及於七科謫故漢之兵日滋於弊諸丞相府書行義年詔下郡國考薦具舉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上書自鬻者日以千數而功令擇士顧乃誘以利祿士風為得而如古十五稅一視古為輕租稅之減或及其半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假民之田者則有稻田使者掌其賦池苑之所田則有水衡都尉以掌其入田賦為得而復古自三章而九章禁罔踈闊而民重犯法不為不要矣及張

湯趙禹之流更法定令奏報錄囚始不可以數計見知故縱之法出而人始不得以安其生矣刑於是而又弊自顯帝至于太初以律起數而得九九之數不為不精矣及四分曆行而其名乃出於圖讖至乾象曆雖鄭元以為精密而或者以為減斗分太過曆於是而又弊夫以六經之弊漢家嘗不免而竟未有起而振之而使之無弊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漢也唐之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蓋省寺監上下相承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斜封墨敕其濫為甚諸使之名紛然四出督賦稅則以租庸為之使急財用則以鹽鐵為之使故唐之官日趨於弊唐之兵番上諸府而隸於諸衛折衝果毅以季冬防團火隊等級相統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兵非不善也至於後世當役更代多不以時所謂待官委假充役州縣調發壯勇而富者以財免貧者雖老弱亦不得而逃故唐之兵日趨於弊由學館者曰生徒由鄉貢者曰貢舉至於制舉則天子自詔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明經者但記帖括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

通經史士風焉得而如古以口分世業授之田以租庸調制其賦其田
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兩稅之法乃定於大曆科率最多之歲而其
後折納和市之法開至比大曆又再世焉田賦安得而復古自武德之
十二條而貞觀遂定之以律令格式條目森列不為不審矣及周興來
俊臣之徒日以嚴酷從事至其後如所謂開元格後勅者大抵繁冗
吏反旁緣而為姦此豈非刑之弊乎自武德戊寅曆而至於大衍以易
起數而本於天地之二中不為不精矣至元和觀象曆則無節章之法
而測驗不合邊罔崇元曆雖號善美而乃用簡捷超徑之術無復古法
矣此豈非曆之弊乎夫以六者之弊唐皆不免未有能振而起之使之
無弊者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唐也。請以周明之周之成王亦
繼承之主也當累聖相承之後方且定都中土以肇新其治以言其官
則董正治官設官分職舉天下之事舉屬於三百六十之中故官不冗
而事以舉以言其兵則師旅伍旅兩定於司徒四時教戰掌之司馬故
兵不冗而國以強於旌師書孝弟睦姻八黨正書德行道藝於鄉大夫
三年大比則舉賓興之典以作天下之士而士風日盛司徒掌任地之
法載師掌近郊之賦而九賦九貢則冢宰又總統之以均天下之財而
田賦日輕司寇有議親議功之法士師有五禁五戒之辨至於布憲以
憲邦之刑禁宣布于四方則其於刑也何患乎畧馮相之辨四時之叙
保章之志日月星辰至於太史則正歲年以存事頒告朔于邦國則其
於曆也何患乎差舉是數者皆舉而更新之此所以能觀文王之景光
揚武王之大力也大抵繼承之治初非苟安於因循變通之義初非有
疾於遵守自後世執繼承之說而不深明聖人變通之義此所以處天
下之積弊而常患其多弊也愚以為天下之弊不足慮也於繼承之初
而一 天下之積弊而更新之是乃聖治又新之日也王通氏曰通世
變 無弊必湯之盤銘曰日日新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監司

古者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冢宰施典于邦國則必首之以設其牧

職方氏邦國小大之相繼則必始之以王設其牧此即古之監司也迨
秦罷封建而置郡縣有御史以監諸郡漢刺史無常負時遣丞相史分
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冤罪武帝始置十三部刺史秩六百石專以六
條察二千石郡守秩二千石而部刺史為之監臨秩不過六百石其秩
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
有言縣丞尉者令各詣郡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
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鮑宣舉指
煩苛代二千石掾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逼郡國侵預其事矣成帝
時何武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準乃更為州牧
秩貳千石哀帝德為刺史元壽復牧後漢光武復置十二州刺史其
一則屬于司隸校尉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
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重刺史之權故不復委三府按驗矣李膺為
青州刺史守令畏威賈琮有冀州刺史百城聞風振竦唐分為十道置
巡察使其後改為按察使姚崇在開元時云今擇十使猶患未得人亦
可見其遴選矣要唐初仁宗開天章閣俾二三元老條陳當世之務而
富公弼范仲淹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於是張溫之王素沈暹分道
按察黜陟幽明而政令一新范祖禹曰祖宗刻削藩鎮收鄉長鎮將之
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
悉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民自徙罪以上吏有罰金以上皆出
於天子

守令

古者分土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各治其國之民而縣
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自秦罷侯置守而守之名立漢萬
戶以上為令而令之制詳文景之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
身率先居以廉平孝武時董仲舒兒寬公孫洪居官可紀孝宣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
其為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侯闕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屬皆稱其位忍信臣
之守南陽朱邑之守渤海皆以治行第一稱魏相以茂陵令最而遷刺
史韓延壽以小黃令最而被增秩西漢之守令何如哉光武以細書賜
方國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杜詩之守南陽則有杜母之號郭伋之
守潁川則有賢太守之名以至卓茂之為密令而教化盛行王煥之
洛陽而寬猛得宜東漢之守令何如哉唐太宗嘗曰來唯治人之本莫
重刺史故錄刺史於屏風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於是官得
其人元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闕擇掌任刺史者即官闕擇常任縣
令者張九齡言於元宗亦曰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不得任
臺郎給事是以賈頤之在冀州鄭德之在瀛州薛文鼎之在滄州皆有
治行故時號為河北三刺史賈實之令饒陽則政尚清淨張允濟之
令武陽則孜孜於愛利何易于之令益昌則以奉入而代輸賦唐之守
令何如哉慶曆初天子銳意致治而富公弼范仲淹首以守宰不職請
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切攷轉運之職置於開寶提點刑獄之司置於

冗官

淳化至于嘉祐而轉運復分運判之且熙寧更新治具增置其徒舉常平
之官彼皆使者也苟監司得其人則守令之不私其職無有也昔范公
祖禹作唐鑑因姚崇擇十使之事而有及於守宰監司之弊而其說曰
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

周建六官屬各六十總之為三百六十焉其間如掌書掌奏之屬說者
則以為必兼官無事則未必置也行司馬典司馬之屬說者以為非專
官臨事而後置也至於冢宰歲終之詔廢置又有所廢者焉司士之歲
登辨其損益之數則又有所謂損者焉夫以三百六十之職以待天下
之才而其中又為之省約如此則天下之官安得而冗漢初建官
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史分刺郡國衛將軍也或至詔罷即問決獄或
責之廷尉是以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歲漕關中粟以給中都官
初未見其冗也自武帝以好大喜功之心承文景積累之餘故治財之
官既有大司農矣而又有水衡都尉焉既有少府矣而郡國又置鹽鐵

之官焉治兵之官既有衛尉矣而羽林期門復置焉既有中尉矣而越騎胡校尉復置焉廷尉之外又有京師三十六獄則治獄之吏冗刺史之外又有綉衣直指之使則分刺之官冗光武中興於是為之減省吏員併縣置四百餘吏十置其二能禁錢而去水衡併七校而罷都尉三十六苑止置一苑黎陽五營止存一營漢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唐初太宗省內外官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故三省而下繼以六部六部而次繼以九寺臺有御史而獨司糾察監有八監而互以相繼是以唐世號為簡易之法官不冗而祿易給初未見其冗也自中書而後斜封墨敕之弊分散四出而車載斗量之譏日以滋甚如以開元天寶之間文興多事於是靡然無度水陸則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焉度支既又使矣而鹽鐵又置使焉木炭則有使青苗則有使群牧置使而大僕之職冗戶口置使而戶部之職冗李吉甫以為內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於是減省冗官凡八百矣李德裕之相武宗亦以為省官不如省吏於是請罷

郡縣吏凡二千餘員唐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蘇軾以為近世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

又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府六屬屬各六十天官之掌邦治地官之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也宗伯之掌邦禮司馬之掌邦政而禮政不相亂也司寇之掌邦刑司空之掌邦事而刑之與事又各有職也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三百六十之職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是以歲終各正其治受其爵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大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張釋之十年不更其任于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外而郡守有治理效則璽書褒美增秩賜金不以任易有為京兆尹九年如張敞有為刺史五年如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如黃霸此所以治效可觀也晉宋以來

元嘉之政守宰以六基為任及後世亦有三年不滿之制而古意失矣
 自唐以資格任人而士懷苟且之習州牧更易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則
 靈懷謹言之以亟去之官臨苟且之民則陳祥道實論之宋朝任官不
 肯輕易李漢超守關南則十七年鄭進在山西十二年北猶曰將帥之
 任用者然也及魏不之典作坊亦十餘載不易故器械精辦劉溫叟
 之為御史中丞亦二十年而不改故以方正顯名以至陳慤之任三司
 使十七年陳堯佐之為太常丞亦十三年皆祖宗任用之要術也昔司
 馬溫公論至治之要亦以為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
 守唐虞命官各守一職終身不易而荆國王文公亦謂方今用人今日
 使治財明日使典獄已而又使典禮夫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所
 為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

爵祿

周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司士掌群
 臣之版而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卿大夫之

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外而公侯伯
 子男則有九命五命之制內而公卿大夫則有八命四命之別是古人
 未嘗以妄授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
 遂亂戰國之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職遂闕今其遺
 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於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
 君十卿祿而至於下士在官者之祿皆祿也秦置二十等爵自公士以
 上至于列侯以比古之卿大夫士漢初因之如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
 功賜爵大夫已而列大夫增而至於賜食邑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
 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至執帛增而至食邑其一職一所截有紀
 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出於上之特恩至武帝時又有武功爵自造士而
 至于千牛而至于軍衛用以賞軍功爾若夫封侯之爵則有二等同姓
 而封者謂之諸侯王異姓而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此其畧也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亦各有差其見於百官
 表之注皆以穀計也至於所謂丞相大將軍錢月止亦六萬是漢祿

益多而錢少貢禹為錢議大夫秩八百石而俸錢月止九千二百蓋寬
饒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號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
足以養廉而無肩耻干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
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憫小吏之勤事
於是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自是小吏稍優光武中與其千石以上減於
西京舊制二千石以下不改西京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未嘗減小吏
之俸也唐之封爵凡有九等掌於司封自子男而上至于王給祿之制
視其品數方正觀時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廨擬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
俸所以養其廉也其後定制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
有差至於月俸之制常袞嘗為裁限李泌又量其閑劇而請增之此唐
之大畧也宋朝懲藩鎮之弊而封爵之制寄之虛名太祖始定添支之
制太宗增實俸之給咸平定職田之制嘉祐定祿令之格元豐改官制
以唐文階易省部寺監官歸鞏本職號階官為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
內外任使削憲衙勳十二轉此亦得古人制爵祿之意也

賞罰

周之八柄有予以馭其幸誅以馭其過而內史詔王亦曰予以奪司勳
掌六卿之賞也以等其功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冢宰歲終則令
百官府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而誅賞之此古人賞罰之
大畧也春秋之時賞罰之權不明於上而夫子特以是而寄之春秋之
書戰國齊威王猶能用其權其烹阿也非惟及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
之嘗譽者其封墨也非止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此其所以
公也秦誅名而不責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見於公孫洪
之策漢高祖不以舊怨而封雍齒不以私恩而斬丁公此亦有公天下
之意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不能化天下然而趙蓋韓揚之誅罰非所當罰王成而增戶口
之賞賞非所當賞諸葛亮在蜀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
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罰此所以號為治國也唐太宗誅
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鄭公而忘平日之讎裴叔貨賂公行雖故

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而乃錄其功而賞之故嘗謂房玄齡曰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然以讖言而誅李君
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不
能盡出於公故魏證有曰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天子所與天下
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者正謂
是爾太祖創業之初王仁贍以下蜀而輒開府庫不免責降曹彬以平
蜀而清謹廉潔遂蒙升擢節鉞之除未嘗輕以賞將帥而川班殿直矣
誦邀賞則即日誅之

銓選

古者卿大夫舉賢能而宥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
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群臣之
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
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
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大僕立功自高

及文猶未離乎舊職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
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光武改常侍
曹為吏部曹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
試之此光武之法也其後簡試之法壞而復變惟毛玠之典選其所進
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於是而有名於
山濤之典選每一官闕輒釋才資可為者擬數人雖拔人物各為題
目而奏之故於是而有名於晉後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
以停解日月為斷而魏之失人自崔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
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分其二其擇人
之法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先行之德均
則以才均則以勞其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自五品以上則不試于
選自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
其便利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聯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給事

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待中審之不審者則駁其非既審者則以聞自是而外又有所謂小選南選東選之名而所以擇之法則一也自裴行儉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升降之等而銓法始變張仁偉造姓歷改狀樣銓歷之式而銓法遂密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而銓法遂變姚崇宋璟患斜封墨敕之濫也乃合三銓而通掌之於是有通銓之事宇文融患吏部選舉之不公也欲精其選而分掌之於是有一銓之名其後楊國忠以右相而兼吏部悉唱注於都堂以諤神速而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法遂一旦而盡廢此法之所以壞也宋朝太祖文武常參官非有勞未嘗進秩考滿叙遷之法稍不復舉是時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

諫諍

古者諫無常負知無不言故益鳳官也而戒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臯陶士官也而戒舜曰元首叢脞股肱墜戕三代之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太僕之命亦曰繩愆糾謫格其非心師氏以微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司諫之攷卿里之治內史之詔王聽治皆諫官也秦人惡天下之議已思有以遏絕其路故置諫大夫之官而言路始狹漢高祖好謀能聽從諫如流鄼生之諫輟而聽之子房之謀吐哺聽之躡足之諫隨即聽納林闕之諫笑以優容羣文止輩受言而即官得以進諫袁盎卻坐而宮闈亦不忘於納諫武帝聞汲黯贛耳之言而不以為怒聞虎立上林之諫而不以為過徐樂嚴安以布衣而諫伐匈奴而不次除擢東方朔以恢諧而諷諫左右而未嘗譴斥然狄山以諫用兵而見棄顏異以腹誅而見諫則聽諫果何如耶唐太宗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閣而又導人使諫每群臣奏事則必假以辭色張元素之諫營繕則嘆賞而加賜李大亮之諫求鷹則賜詔而褒美魏澄之諫通西域則從之王珪溫彥博之諫賈祖孝恭則又從之然而皇甫德參之諫未免於譴怒緒遂良高麗之諫竟棄之而不納搖指書空之意傳昏

卜碑之事乃於末年見之德宗詔延英坐曰許百司長官巡對若好諫者然姜公輔一言忤旨則反疑其責已陸贄之忠誠論諫數千百篇而輒棄之於患難已平之後故正元之十八年史臣書之於紀者曰罷正衙奏事而元積奏疏於元和之初亦曰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而諫路自是塞矣宋朝諫官以左右分隸兩省中書同為一區正欲於造命之地彌縫其闕雍熙中置左右司諫慶曆中增置諫官四員太宗時寇準奏事力爭手攬御衣欲決其事仁宗歐蔡余王論事無所避而俱賜章服

考課

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太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則又命於其屬入會乃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內宰則稽其功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雖暨事之微而暨師亦於歲終稽其暨事此各考於其所屬也上下通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

會計之煩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特各政於一職之長既政於一職之官而後政於一官之長政於一官之長始盡政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各政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攷於司會則精詳而備察而可以防其隱蔽也漢考課猶有古意郡守辟除守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政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庶補監官長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茂陵令蕭育為漆令請扶風愆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課最歲盡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鮑宣曰左馮翊宣政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政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正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政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

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然漢之課吏皆每事而攷韓延壽為東郡決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六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見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課利以最此租稅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歲盡計縣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於郡課其功則戶口墾田錢谷亦各有課也雖然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筭高祖令以列侯居相國領主郡國上計為計相其後計相之職不置齊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其繩責長吏宣帝黃龍之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在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宰相以課吏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民戶口至以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國界設至減田四百頃而康衡自領計簿不能正則漢之上計雖役役於簿書期會而未免於具文也

循吏

太史公循吏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

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故所紀者如孫叔敖教以楚民之不便於更幣出一言而郢市復子產之在鄭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之技癸石奢之不敢廢法李離之不敢傳罪下吏止數人而已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而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殘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用法度民用彫敝姦冗不禁時以能以化治稱者惟江東相董仲舒內史公孫洪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洪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後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側陋而登至尊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之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

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則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爾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謫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洪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淳淳焉庶幾德遜君子之遺風矣以傳政之如文翁之興學於蜀王成之有治聲於膠東黃霸之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和名朱邑之在桐鄉有遺愛於民龔遂之治渤海捕盜勸民農桑召信臣之為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此皆西漢之循吏也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絲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

年吳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犂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禦之官發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節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賈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為功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荀爽韓韶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寵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煥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以史攷之衛颯守桂陽而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王景之修汴渠秦彭之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煥之令洛陽得寬猛之宜許荆守桂

陽而使民知禮禁孟嘗辨上虞孝婦之寃第五琦之守張掖歲飢開倉而不符上報劉矩以禮遜化雍丘之民劉寵之令山陰特選一錢之受仇覽謂鷹鷂之不如鸞鳳童恢之令不其而有吮虎之異此皆東漢之循吏也唐興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况亦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且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用受元宗開元特復詔三省侍郎缺擇掌任刺史者即官缺掌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與漢相將以史攻之如韋仁壽高祖時之治越雋人人安悅陳君賓太宗在鄧加意勞徠而儲倉充羨為政之善卓卓可稱以至賈敦實太宗之政清靜為常棟碑韋舟之憲宗教民耕織提築扞江在江李惠登明皇之在隋州興利除害暗與古合政自清靜田畝關戶口增虛明洪宣之政元和中自簡省張允濟正觀之有

路不拾遺之政薛大鼎開屯田浚無棣渠而有滂被之德章京駿神中有教導之勸何易于自挽舟而不肯妨民其令益昌也不奉植茶之詔而下戶賦役或以俸代輸如此者班班可見此唐循吏之可見者也然序言循吏大抵稱太宗明皇之治政之於傳太宗之吏見名者不盈十而明皇則無有焉蓋新史循吏僅十五傳舊史良吏餘四十傳若倪若水之政尚清淨潘好禮之為政孜孜崔隱甫之人頌善政李清之稱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吏治也今於舊史有政而新史闕焉宋璟之在廣易茅茨而使民棟宇之利廣人於是有遺愛之頌則載於璟之傳。初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前漢循吏稱守不稱令豈以其職為甚輕邪政之班史可稱紀者非一若趙廣漢之在陽翟治行尤異焦延壽之令小黃三老上書頌王尊為魏令尊守槐里兼行美陽而以高第見擢朱博為櫟陽令徒

雲陽平陵三縣亦以高第獲遷是以循良之治有足觀者而史不載之循吏至於義縱之作縣少溫籍尹賞之三輔高第特其嚴毅之所致而非善治之可稱者乃備錄于酷吏以時見其美何也文帝時郡縣皆循吏所以無循吏之名惜曰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傳無可紀之功班固止附於賈誼篇首而已至宣帝乃有循吏可稱才說循吏必有酷吏臣列於其間西漢之有循吏止為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范曄為明帝而作戶口有最則王成刑獄有最則張敞盜賊有最則尹翁歸租稅有最則兒寬僕初治三輔多取厚撲寬怒之人考百官表高惠文景之世皆無顯顯可稱道者武帝初年石慶鄭當時稱為之最沒黯為右內史引大體不拘文法不以微罪殺無知之民兒寬為左內史卑體下士務得人心與民相假貸及負租課數當免民輸租稅不絕課更及武帝以後頗以刑法整齊臣下始引用義縱咸宣之徒使為左右內史於是謂郡牧守相效而奸宄始不勝而綉衣之使始出沉命之法始行宣帝選用能吏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徒相繼守三轉向之浩穰之俗悉化為鬼魅矣宣帝初年王成在膠東時勞來不怠戶口鼎盛自張敞以治膠東名不過盡力摧挫令民傳相捕斬而已向時黃霸在河南處議常法而愛吏民愛敬自嚴延年以治河南名不過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而已所謂良吏無顯顯可奇之功黃霸之在潁川召信臣杜詩之在南陽賈歇頤之於洛所謂勸農桑以養民者也文翁之於蜀衛颯之於桂陽卓茂之於密所謂興教化以厚民者也龔遂之於渤海郭伋之於漁陽虞詡之於朝歌所謂除盜賊以安民者也

薦舉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受版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

郎中令皆自田穽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如官出入內廷以薦
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
得薦士公孫洪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
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
魯時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漢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
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
之為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相不以故人之家舉而傷朝
廷之至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拳拳言之且欲請臺省長
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
官皆親閱簿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負也選人磨勘率一歲
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仁宗時尤以選人遷官為重陳琪用薦者
十餘人知其為寵籍之壻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胡宿
之子則抑之

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

辛湯五府舉故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恭勝之以直指薦薦不疑關崇
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臧不入已
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為說與衆虛偽左遷蓋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